

文白对照全译

資治通鑑

● 北京燕山出版社

资治通鉴

——文白对照全译本

(第四册)

北京燕山出版社

目 录

资治通鉴卷第四十九

汉纪四十一 起柔兆敦牂，尽旃蒙单阏，凡十年。 … (1253)

资治通鉴卷第五十

汉纪四十二 起柔兆执徐，尽阙逢困敦，凡九年 …… (1281)

资治通鉴卷第五十一

汉纪四十三 起旃蒙赤奋若，尽昭阳作噩，凡九年 … (1312)

资治通鉴卷第五十二

汉纪四十四 起阙逢阉茂，尽旃蒙作噩，凡十二年 … (1345)

资治通鉴卷第五十三

汉纪四十五 起柔兆阉茂，尽柔兆涖滩，凡十一年 … (1374)

资治通鉴卷第五十四

汉纪四十六 起强圉作噩，尽昭阳单阏，凡七年 …… (1403)

资治通鉴卷第五十五

汉纪四十七 起阙逢执徐，尽柔兆敦牂，凡三年 …… (1433)

资治通鉴卷第五十六

汉纪四十八 起强圉协洽，尽重光大渊献，凡五年 … (1462)

资治通鉴卷第五十七

汉纪四十九 起玄默困敦，尽上章涖滩，凡九年。 … (1490)

资治通鉴卷第五十八

汉纪五十 起重光作噩，尽强圉单阏，凡七年。 …… (1520)

资治通鉴卷第五十九

汉纪五十一 起著雍执徐，尽上章敦 …………… (1548)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

汉纪五十二 起重光协洽，尽昭阳作噩，凡三年。 … (1577)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一

汉纪五十三 起阏逢阉茂，尽旃蒙大渊献，凡二年。 ……

…………… (1607)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二

汉纪五十四 起柔兆困敦，尽著雍摄提格，

凡三年。 …………… (1637)

资治通鉴卷第四十九

汉纪四十一 起柔兆敦牂，尽旃蒙单阏，凡十年。

孝殇皇帝

汉纪四十一 汉殇帝延平元年（丙午，公元年）延平元年春，正月，辛卯，以太尉张禹为太傅，司徒徐防为太尉，参录尚书事。太后以帝在襁褓，欲令重臣居禁内。乃诏禹舍宫中，五日一归府；每朝见，特赞，与三公绝席。

封皇兄胜为平原王。

癸卯，以光禄勋梁鲋为司徒。

三月，甲申，葬孝和皇帝于慎陵，庙曰穆宗。

丙戌，清河王庆、济北王寿、河间王开、常山王章始就国；太后特加庆以殊礼。庆子祐，年十三，太后以帝幼弱，远虑不虞，留祐与嫡母耿姬居清河邸。耿姬，况之曾孙也；祐母，犍为左姬也。

春季，正月辛卯，把太尉张禹任命为太傅，把司徒徐防任命为太尉，参与主管尚书事务。邓太后因为皇帝是个婴孩，还在襁褓怀抱之中，计划让重要的大臣住在宫内。因此下诏，命张禹留居宫中，每五天回家一次；每到朝见，都专门为他唱名，让他单独就座，不与三公同席。

把皇兄刘胜封为平原王。

正月癸卯，把光禄勋梁鲋任命为司徒。

三月甲申，把和帝安葬在慎陵，庙号称穆宗。

丙戌，清河王刘庆、济北王刘寿、河间王刘开、常山王刘章从此前去封国就位。邓太后对刘庆特别优待，礼遇超过其他亲王。刘庆的儿子刘祐，当时十三岁，邓太后由于皇帝幼小单弱，忧虑将来发生不测，就让刘祐和他的嫡母耿姬留下，住在清河国设在京城官邸。耿姬是耿况的曾孙女。刘祐的生

夏，四月，鲜卑寇渔阳，渔阳太守张显率数百人出塞追之。兵马掾严授谏曰：“前道险阻，贼势难量，宜且结营，先令轻骑侦视之。”显意甚锐，怒，欲斩之，遂进兵。遇虏伏发，士卒悉走，唯授力战，身被十创，手杀数人而死。主簿卫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显，俱殁于陈。

丙寅，以虎贲中郎将邓鹭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鹭弟黄门侍郎悝为虎贲中郎将，弘、闾皆侍中。

司空陈宠薨。

五月，辛卯，赦天下。

壬辰，河东垣山崩。

六月，丁未，以太常尹勤为司空。

郡国三十七雨水。

己未，太后诏减太官、导官、尚方、内署诸服御、珍膳、靡丽难成之物，自非供陵庙，稻粱米不得导择，朝夕一肉饭而已。旧太官、汤官经用岁且二万万，自是裁数千万。及郡国所贡，皆减其过半；悉斥卖上林鹰犬；离宫、别馆储峙米糒、薪炭，悉令省之。

丁卯，诏免遣掖庭宫人及宗室没入者皆为庶民。

母是健为人左姬。

夏季，四月，鲜卑进犯渔阳，渔阳太守张显带领数百人出塞追击。兵马掾严授劝谏道：“前方道路险恶又阻碍重重，敌人的实力无法估量，我军应暂且安营扎寨，先命轻装骑兵进行侦察。”张显锐气正旺，听后大怒，要把严授处斩，因此汉军向前挺进。途中遇到鲜卑军伏兵袭击，汉军全部逃散，只剩严授奋力迎战，身受十处创伤，亲手格杀数人后战死。渔阳郡主簿卫福、郡功曹徐咸二人自动赶来营救张显，同时阵亡。

丙寅，把虎贲中郎将邓鹭任命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待遇与三公相同。把邓鹭的弟弟、黄门侍郎邓悝任命为虎贲中郎将，邓弘、邓闾二人皆为侍中。

司空陈宠去世。

五月辛卯，天下大赦。

壬辰，河东郡垣山发生山崩。

六月丁未，把太常尹勤任命为司空。

有三十七个郡和封国大雨成灾。

六月己未，邓太后下旨，削减太官、导官、尚方、内署的各种御用衣服车马、珍馐美味，和各色奢靡富丽精巧难成的物品。除非供奉皇陵祠庙，不然稻谷粱米不得加工精选，每日早晚只吃一次肉食。以往太官、汤官的费用每年将近二万万钱，至此才数千万钱。加上各郡、各封国的贡物，全削减一半以上。把上林苑的猎鹰、猎犬全部卖掉。各地离宫、别馆所储备的存米、干粮、薪柴、木炭，也一律下令减少。

六月丁卯，下诏遣散掖庭部分宫人，并将罚入掖庭当奴婢的皇族成员全部免罪，让他们成为平民。

秋，七月，庚寅，敕司隶校尉、部刺史曰：“间者郡国或有水灾，妨害秋稼，朝廷惟咎，忧惶悼惧。而郡国欲获丰穰虚饰之誉，遂覆蔽灾害，多张垦田，不揣流亡，竞增户口，掩匿盗贼，令奸恶无惩，署用非次，选举乖宜，贪苛惨毒，延及平民。刺史垂头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假贷之恩，不可数恃，自今以后，将纠其罚。二千石长吏其各实核所伤害，为除田租刍粟。”

八月，辛卯，帝崩。癸丑，殓于崇德前殿。太后与兄车骑将军骞、虎贲中郎将悝等定策禁中，其夜，使骞持节以王青盖车迎清河王子祐，斋于殿中。皇太后御崇德殿，百官皆吉服陪位，引拜祐为长安侯。乃下诏，以祐为孝和皇帝嗣，又作策命。有司读策毕，太尉奉上玺绶，即皇帝位，太后犹临朝。

诏告司隶校尉、河南尹、南阳太守曰：“每览前代，外戚宾客浊乱奉公，为民患苦，咎在执法怠懈，不辄行其罚故也。今车骑将军骞等虽怀敬顺之志，而宗门广大，姻戚不少，宾客奸猾，多干禁宪，其

秋季，七月庚寅，敕令司隶校尉和部刺史：“最近有些郡和封国发生水灾，伤害了秋天的庄稼，朝廷思考自己的过失，深为忧虑惶恐。但是各地方官府为了要得到丰产的虚名假誉，就隐瞒灾情，夸大垦田面积；不统计逃亡人数，却竞相增加户口；隐瞒盗匪活动情况，让罪犯得不到惩处；不依照规定次序任用官吏，举荐人才不当，把贪婪苛刻的祸害，强加在人民的身上。而刺史却低头塞耳，循私包庇，在下面互相勾结，不知畏惧上天，也不知愧对于人。不能让他们一再地仗恃朝廷的宽容恩典，从今以后，将加重对不法官员的处罚。现命令二千石官员各自核查百姓受灾情况，免除他们应向国家交付的田赋禾秆。”

八月辛卯，皇帝驾崩。癸丑（初八），把皇帝入殓后，灵柩停放在崇德前殿。邓太后跟她的哥哥车骑将军邓骞、虎贲中郎将邓悝等在宫中商议大计，决定继位人选。当夜，派邓骞持符节，用已封王的皇子才能乘坐的青盖车把清河王的儿子刘祐接来，在殿中斋戒。皇太后登上崇德殿，文武百官都穿上吉服陪同出席。刘祐被引导上殿，皇太后把他封为长安侯。随后下诏，将刘祐立为和帝的后嗣。接着又撰写了册立皇帝的诏命。有关官员宣读完诏令，太尉献上皇帝的御玺，刘祐就正式即位，邓太后仍旧临朝摄政。

邓太后对司隶校尉、河南尹、南阳太守下旨说：“每次查阅前代史事，看到皇后家族及其宾客仗势横行，让奉公而不徇私情的官员陷于混乱，给人民带来痛苦，这是因为执法不严，没有马上施行惩罚的原因。现在车骑将军邓骞等尽管怀有恭敬顺从的心意，可家族庞大，亲戚不少，宾客奸诈狡猾，对国

明加检敕，勿相容护。”自是亲属犯罪，无所假贷。

九月，六州大水。

丙寅，葬孝殇皇帝于康陵。以连遭大忧，百姓苦役，方中秘藏及诸工作事，事减约十分居一。

乙亥，殒石于陈留。

诏以北地梁懂为西域副校尉。懂行至河西，会西域诸国反，攻都护任尚于疏勒；尚上书求救，诏懂将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骑驰赴之。懂未至而尚已得解，诏徵尚还，以骑都尉段禧为都护，西域长史赵博为骑都尉。禧、博守它乾城，城小，梁懂以为不可固，乃谲说龟兹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许之，吏民固谏，白霸不听。懂既入，遣将急迎段禧、赵博，合军八九千人。龟兹吏民并叛其王，而与温宿、姑墨数万兵反，共围城，懂等出战，大破之。连兵数月，胡众败走，乘胜追击，凡斩首万馀级，获生口数千人，龟兹乃定。

冬，十月，四州大水，雨雹。

清河孝王庆病笃，上书求葬樊濯宋贵人冢旁。十二月，

家的法律禁令多有违犯。现命令对邓氏家族的不法行为要公开地加以检束，不许包容袒护。”从此以后，邓氏家族亲属犯罪，官员都不予以宽免。

九月，有六个州发生水灾。

丙寅，把殇帝安葬于康陵。由于国家接连遭受水灾，人民苦于徭役，因此陵墓中的随葬之物及各项工程都予以裁减，只留十分之一。

乙亥，陈留郡天降陨石。

朝廷任命北地人梁懂为西域副校尉。梁懂到达河西时，正赶上西域各国背叛了汉朝，在疏勒向西域都护任尚发动进攻。任尚上书朝廷求救，朝廷便命令梁懂率领河西四郡——敦煌、武威、酒泉、张掖的羌、胡骑兵五千人火速前去救援。梁懂还没有到达，任尚已经解围。朝廷将任尚召回，任命骑都尉段禧为西域都护，任命西域长史赵博为骑都尉。段禧和赵博据守在它乾城。它乾城是个小城，梁懂认为不能坚守，于是用诈术游说龟兹王白霸，声称愿意进入龟兹，和他共同守城。白霸同意了梁懂的建议。龟兹的官员和百姓极力劝阻，然而白霸不听。梁懂进入龟兹城以后，派将领急速前去迎接段禧和赵博，汉军汇合为八九千人。龟兹的官员和百姓一同背叛了龟兹王，与温宿、姑墨两国联合造反，军队达数万人，一同围攻龟兹城。梁懂等出城迎战，大破联军。战争持续了数月，联军兵败退走。梁懂乘胜追击，共斩杀一万余人，生擒数千人，龟兹局势才告平定。

冬季，十月，有四个州发生水灾和雹灾。

清河王刘庆病重，上书请求死后葬在樊濯宋贵人墓旁。十二月甲子，刘庆去世。

甲子，王薨。

乙酉，罢鱼龙曼延戏。

尚书郎南阳樊准以儒风浸衰，上疏曰：“臣闻人君不可以不学。光武皇帝受命中兴，东西诛战，不遑启处，然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孝明皇帝庶政万机，无不简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每飡射礼毕，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又多徵名儒，布在席庙，每宴会则论难衍衍，共求政化，期门、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经》，化自圣躬，流及蛮荒，是以议者每称盛时，咸言永平。今学者益少，远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讲，儒者竞论浮丽，忘謇謇之忠，习浅浅之辞。臣愚以为宜下明诏，博求幽隐，宠进儒雅，以俟圣上讲习之期。”太后深纳其言，诏：“公、卿、中二千石各举隐士、大儒，务取高行，以劝后进，妙简博士，必得其人。”

汉孝安皇帝上 永初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

蜀郡徼外羌内属。

二月，丁卯，分清河国封

十二月乙酉，废止杂戏“鱼龙曼延”。

尚书郎、南阳人樊准由于儒家学风日渐衰颓，上书说：“我听说，君主不能不学习。光武皇帝承受天命，让汉朝中兴，东征西伐，顾不上安居休息。可是他仍然放下武器，讲说儒家学问；停鞍歇马，讨论圣人之道。孝明皇帝日理万机，事事经心，然而却爱好古籍，留意儒家经典，每当行过飡射礼——在学校举办宴会和射箭比赛之后，都坐在正位上，亲自讲解经书，儒生们则一起聆听，四方都欢欣喜悦。他还广召著名的儒家学者，把他们安置在朝廷，每逢宴会，就亲切地和他们讨论疑难，共同研究治国和教化之道。就算是期门、羽林的武士军官，也都人人通晓《孝经》。儒学的影响从圣明的君王身上开始，扩展到野蛮荒凉之地。所以，每当人们称颂盛世的时候，都谈到明帝永平年代。现在学者日渐减少，京城以外的远方尤其严重。博士把坐席放在一旁，不再讲学，儒生就竞相追求华而不实的理论，忘掉了正直忠诚的原则，只熟悉谄媚阿谀的言词。我认为应该颁布诏书，明告天下，广泛寻访隐居的学者，提拔渊博的儒士，等到将来圣上上学的时候，为他讲解经书。”邓太后认为樊准的意见很对，予以采纳，下诏说：“三公、九卿和中二千石官员，要各自举荐隐士、大儒；被举荐者务必具有高尚的德行，以劝导晚生后进。从中精选博士，一定可以得到适当的人选。”

汉安帝永初元年 春季，正月癸酉朔，天下大赦。

蜀郡边境外的羌人归附汉朝。

二月丁卯，分割清河国部分封土，把安

帝弟常保为广川王。

庚午，司徒梁鲋薨。

三月，癸酉，日有食之。

己卯，永昌徼外僬僓种夷陆类等举种内附。

甲申，葬清河孝王于广丘，司空、宗正护丧事，仪比东海恭王。

自和帝之丧，邓鹭兄弟常居禁中。鹭不欲久在内，连求还第，太后许之。夏，四月，封太傅张禹、太尉徐防、司空尹勤、车骑将军邓鹭、城门校尉邓悝、虎贲中郎将邓弘、黄门郎邓闾皆为列侯，食邑各万户，鹭以定策功增三千户；鹭及诸弟辞让不获，遂逃避使者，间关诣阙，上疏自陈，至于五六，乃许之。

五月，甲戌，以长乐卫尉鲁恭为司徒。恭上言：“旧制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来，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因以盛夏徵召农民，拘对考验，连滞无已。上逆时气，下伤农业。案《月令》‘孟夏断薄刑’者，谓其轻罪已正，不欲令久系，故时断之也。臣愚以为今孟夏之制，可从此令。其决狱案考，皆以立秋为断。”又奏：“孝章皇帝欲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断狱皆以冬至之前。小吏不与国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贼，不问曲

帝的弟弟刘常保封为广川王。

庚午，司徒梁鲋去世。

三月癸酉，出现日食。

己卯，永昌郡边境外夷人僬僓部落的首领陆类等人，率领全体部众归附汉朝。

三月甲申，把清河孝王刘庆安葬在广丘，由司空、宗正负责治丧，礼仪比照东海恭王刘强。

自从和帝驾崩，邓鹭兄弟始终住在皇宫。邓鹭不愿久在宫中，再三请求回家，太后应允。夏季，四月，把太傅张禹、太尉徐防、司空尹勤、车骑将军邓鹭、城门校尉邓悝、虎贲中郎将邓弘、黄门郎邓闾全都封为侯爵，各自享有一万户的食邑。邓鹭因协助册立皇帝有功，增加三千户。邓鹭和他的弟弟们推辞谦让，却未获批准。于是他们躲开朝廷的使者，绕路前往皇宫大门，上书陈述自己的请求，前后达五六次，邓太后这才应允。

五月甲戌，把长乐卫尉鲁恭任命为司徒。鲁恭上书说：“以往制度规定，立秋之日才开始审理轻刑案件。可是自从永元十五年以来，把时间改到了孟夏四月。而州刺史、郡太守便在盛夏时节传讯农民，拘捕、审讯、拷问、核实，连续拖延不断。对上违背了天时，对下伤害了农业。考查《月令》所说‘孟夏四月判决轻刑’的含义，是说对于罪行轻微并已定案的犯人，不希望使他们长期地遭受囚禁，所以要及时判决。我认为，如今的孟夏四月判决制度，可以照此施行；而其它案件的审讯、拷问、核实，就全部从立秋开始。”他还上书说：“孝章皇帝想有助于天、地、人‘三正’的开端，制订律令，规定审理判决罪案一律在冬至之前结束。但那些不与国家同

直，便即格杀，虽有疑罪，不复讞正。可令大辟之科，尽冬月乃断。”朝廷皆从之。

丁丑，诏封北海王睦孙寿光侯普为北海王。

九真徼外、夜郎蛮夷，举土内属。

西域都护段禧等虽保龟兹，而道路隔塞，檄书不通。公卿议者以为“西域阻远，数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费无已。”六月，壬戌，罢西域都护，遣骑都尉王弘发关中兵迎禧及梁懂、赵博、伊吾庐、柳中屯田吏士而还。

初，烧当羌豪东号之子麻奴随父来降，居于安定。时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民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及王弘西迎段禧，发金城、陇西、汉阳羌数百千骑与俱，郡县迫促发遣。群羌惧远屯不还，行到酒泉，颇有散叛，诸郡各发兵邀遮，或覆其庐落；于是勒姐、当煎大豪东岸等愈惊，遂同时奔溃。麻奴兄弟因此与种人俱西出塞，先零别种，滇零与钟羌诸种大为寇掠，断陇道。时羌归附既久，无复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楯，或执铜镜以象兵，郡县畏懦不能制，丁卯，赦除

心的执法小官，却大都在十一月捕到被控犯有死罪的犯人后，不问是非曲直便就马上处死，虽然罪状可疑，也不再重新审理。我建议，对死刑重罪的判决，可延长到十二月底再截止。”朝廷把他的建议全部采纳。

丁丑，邓太后下旨，把前北海王刘睦的孙子、寿光侯刘普封为北海王。

九真郡边境外的蛮夷及夜郎国蛮夷，以全部领土归属汉朝。

西域都护段禧等尽管保住了龟兹，然而通往中原的道路已被堵塞，命令、文件无法传递。公卿中议论此事的人认为：“西域阻碍重重而距离遥远，又屡屡反叛；官兵在那里屯戍垦田，经费消耗没有止境。”六月壬戌东汉朝廷撤销西域都护，派遣骑都尉王弘征调关中兵，把段禧和梁懂、赵博以及伊吾庐和柳中的屯田官兵接回汉朝本土。

起初，烧当羌人部落首领东号的儿子麻奴跟随父亲前来归降，居住在安定郡。当时，归降的羌人诸部落分散于各个郡县，全都遭受汉人官吏和民间豪强的役使，悲愁怨恨日渐深重。后来，王弘西行迎接段禧，要征用金城、陇西、汉阳千百羌人充当骑兵，一起前往。因此郡县官府紧急征发遣调。羌人们担心会被派到远方屯戍，不能再返回家乡，行进到酒泉的时候，已有很多人逃散叛离。诸郡各自派兵进行拦截，有些郡兵捣毁了羌人的帐篷和房屋。因此勒姐、当煎部落的首领东岸等人愈发恐慌，便一同火速地大举逃亡。麻奴兄弟为此跟本部落的人一同西行出塞。而滇零与钟羌各部落则大肆抢掠，切断了陇道。这时，羌人由于归附汉朝已久，不再拥有武器，他们便有人手持竹竿、树枝代替戈、矛，有人用木板桌案当作盾牌，还有

诸羌相連結謀叛逆者罪。

秋，九月，庚午，太尉徐防以灾异、寇贼策免。三公以灾异免，自防始。辛未，司空尹勤以水雨漂流策免。

仲长统《昌言》曰：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然政有不治，犹加谴责。而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疲驾守境，贪残牧民，挠扰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乱离斯瘼，怨气并作，阴阳失和，三光亏缺，怪异数至，虫螟食稼，水旱为灾。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让三公，至于死、免，乃足为叫呼苍天，号咷泣血者矣！又，中世之选三公也，务于清惠谨慎，循常习故者，是乃妇女之检桢，乡曲之常人耳，恶足以居斯位邪！势既如彼，选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于国家，绩加于生民，不亦远乎！昔文帝之于邓通，可谓至爱，而犹展申徒嘉之志。夫见任如此，则何患于左右小臣

人拿着铜镜，伪装兵器。郡县官府畏惧怯懦，无法制止。六月丁卯，朝廷赦免羌人各部落中相互勾结进行谋反叛逆者的罪行。

秋季，九月庚午，太尉徐防因为天灾、天象异常和叛匪作乱而被颁策罢免。太尉、司徒、司空三公由于天灾或天象异常而遭罢免，徐防乃是首例。辛未，司空尹勤因大雨水灾被颁策罢免。

仲长统《昌言》曰：光武皇帝因西汉数世失去权柄而愤慨，对强悍之臣窃取帝位非常痛恨。所以他矫枉过正，权力不交给臣下，尽管设立了三公，政事却归尚书台总理。从此以后，三公的作用，只是充数罢了，但当国家治理不善的时候，仍对三公加以谴责。而实权却转移到皇后家族，宠信就施加到皇帝身边的宦官。这些人亲近自己的同类同党，任用私己，在内充斥京城，在外遍布州郡。他们颠倒贤能愚劣，利用举荐人才的机会，进行私人交易。让无能不才者守卫疆土，贪婪凶残者统治人民。黎民百姓深受搅扰，四方外族又被激怒，最终导致反叛，带来战乱流亡和忧患疾苦。怨愤之气一时并发，阴阳失和，日、月、星三光出现亏缺，怪异不断降临，害虫吃掉庄稼，水旱带来灾难。如此的局面都是外戚、宦官所造成的，但朝廷反而颁策责备三公，还把三公处死、免官，足以使人为此呼叫苍天，号咷泣血！再者，从中期开始，选任三公，都务必从清廉忠厚而又谨慎小心、循规蹈矩而又熟悉旧典的人中擢拔。这才是妇女的楷模，乡间的平常之人罢了，如何能够以身居三公高位呢！三公的势力既然已是那样低落，人选又是如此平庸，却希望三公为国家建立功勋，为人民取得政绩，这难道不是遥远的事情吗！以前，汉文

哉！至如近世，外戚、宦竖，请托不行，意气不满，立能陷人于不测之祸，恶可得弹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责之轻，今者任之轻而责之重。光武夺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党以权，数世而不行；盖亲疏之势异也！今人主诚专委三公，分任责成，而在位病民，举用失贤，百姓不安，争讼不息，天地多变，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

壬午，诏：太仆、少府减黄门鼓吹以补羽林士；厩马非乘舆常所御者，皆减半食；诸所造作，非供宗庙园陵之用，皆且止。

庚寅，以太傅张禹为太尉，太常周章为司空。

大长秋郑众、中常侍蔡伦等皆乘势豫政，周章数进直言，太后不能用。初，太后以平原王胜有痼疾，而贪殇帝孩抱，养为己子，故立焉。及殇帝崩，群臣以胜疾非痼，意咸归之；太后以前不立胜，恐後为怨，乃迎帝而立之。周章以众心不附，密谋闭宫门，诛邓鸞兄弟及郑众、蔡伦，劫尚

帝对待邓通，可以说是宠爱之至，却仍使申徒嘉得以实现自己的意图，惩罚了邓通。受到这般信任，那么对皇帝左右的小臣又有何顾忌呢！可是到了近代，对待外戚、宦官，官员如果不执行他们的请托，馈献不够丰足，马上便会陷入意外的灾祸，如何还能够弹劾纠正他们呢！从前，对三公信任多而责罚轻，现在，对三公信任少而责罚重。光武帝夺去三公的大权，现在则剥夺得更为彻底；光武帝制定不让皇后家族掌权的政策，几代之后却已不再遵行，其原因就在于皇帝与三公和外戚的亲疏关系不同。现在，若是君王真能信赖三公，把权力交给他们，责令完成重任，而三公身居高位却为害人民，不能举荐任用贤才，致使百姓不安，纠纷不断，天地变化无常，人间妖物大量出现，到了那个时候，才可以让三公分担此罪！

九月壬午，诏书命令：太仆、少府裁减黄门乐队，用来增补羽林武士的名额；厩苑中的官马，只要不是皇上经常使用的，全部将食料减半；各项工程，只要不是用来供应皇家宗庙和陵园的，全部暂停。

庚寅，把太傅张禹任命为太尉，把太常周章任命为司空。

大长秋郑众和中常侍蔡伦等凭借权势干预朝政，周章曾数次直率地进言劝谏，然而邓太后不能采纳。当初，邓太后认为平原王刘胜有久治不愈的顽疾，而贪图殇帝是个怀抱中的婴孩，就将他收养为自己的儿子，立为皇帝。等到殇帝驾崩，群臣认为刘胜的病并非不可痊愈，就一致属意于刘胜。但邓太后因先前没有立刘胜，怕他将来怀恨，就将刘枯接来，立为皇帝。周章认为群臣并不归心于太后，因此密谋关闭宫门，诛杀邓鸞兄

书，废太后于南宫，封帝为远国王而立平原王。事觉，冬，十一月，丁亥，章自杀。

戊子，敕司隶校尉、冀、并二州刺史，“民讹言相惊，弃捐旧居，老弱相携，穷困道路。其各敕所部长吏躬亲晓喻：若欲归本郡，在所为封长檄；不欲，勿强。”

十二月，乙卯，以颍川太守张敏为司空。

诏车骑将军邓鹭、征西校尉任尚将五营及诸郡兵五万人，屯汉阳以备羌。

是岁，郡国十八地震，四十一大水，二十八大风，雨雹。

鲜卑大人燕荔阳诣阙朝贺。太后赐燕荔阳王印绶、赤车、参驾，令止乌桓校尉所居宁城下，通胡市，因筑南、北两部质馆。鲜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质。

二年 春，正月，邓鹭至汉阳；诸郡兵未至，钁羌数千人击败鹭军于冀西，杀千余人。梁懂还，至敦煌，逆诏懂留为诸军援。懂至张掖，破诸羌万余人，其能脱者十二三；进至姑臧，羌大豪三百余人诣懂降，并尉譬，遣还故地。

弟和郑众、蔡伦，胁迫尚书写诏，就在尚书台废黜邓太后，把安帝贬到遥远的封国为王，把平原王立为皇帝。然而事机泄露。冬季，十一月丁亥，周章自杀。

十一月戊子，太后训令司隶校尉及冀州、并州两州刺史：“人民受到谣言的惊扰，抛弃了旧居，扶老携幼，在路上贫困交加。司隶校尉及冀州、并州两位刺史，要命令下属官员亲自对百姓进行劝导，说明情况：倘若他们愿意返回原郡，让当地官府为他们出具公文；假如不愿返回，也不勉强。”

十二月乙卯，把颍川太守张敏任命为司空。

诏书命令车骑将军邓鹭和征西校尉任尚，率领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等五营兵及各郡郡兵，共五万人，进驻汉阳，以防备羌军进攻。

本年，有十八个郡和封国发生地震，四十一个郡和封国大水成灾，二十八个郡和封国发生风灾和雹灾。

鲜卑首领燕荔阳到汉朝宫廷朝贺。邓太后将王爵印信绶带和三匹马驾驶的赤车赐给燕荔阳，让他定居在乌桓校尉的驻地宁城附近，开通边塞贸易，还特地修建了南北两个宾馆，用来接待人质。鲜卑一百二十个部落分别将人质送到汉朝。

二年 春季，正月，邓鹭抵汉阳。各郡郡兵还没有到达，钟羌部落数千人就在冀县以西打败邓鹭军，杀死一千余人。当时梁懂刚从西域回国，到达敦煌郡时，接到诏书，让他留下来担任各部队的后援。梁懂军到达张掖，击败羌军各部队一万余人，逃脱者仅占十分之二三。梁懂军开到姑臧，羌人首领三百余人向他投降。梁懂对他们全部进行安

御史中丞樊准以郡国连年水旱，民多饥困，上疏：“请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籞诸官，实减无事之物；五府调省中都官吏、京师作者。又，被灾之郡，百姓凋残，恐非赈给所能胜贍，虽有其名，终无其实。可依征和元年故事，遣使持节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扬孰郡。今虽有西屯之役，宜先东州之急。”太后从之。悉以公田赋与贫民，即擢准与议郎吕仓并守光禄大夫。二月，乙丑，遣准使冀州、仓使兖州禀贷，流民咸得苏息。

夏，旱。五月，丙寅，皇太后幸洛阳寺及若卢狱录囚徒。洛阳有囚，实不杀人而被考自诬，羸困舆见，畏吏不敢言，将去，举头若欲自诉。太后察视觉之，即呼还问状，具得枉实。即时收洛阳令下狱抵罪。行未还宫，澍雨大降。

六月，京师及郡国四十大水，大风，雨雹。

秋，七月，太白入北斗。

闰月，辛丑，广川王常保

抚开导，遣送他们返回故地。

御史中丞樊准由于各地连年水旱成灾，许多百姓饥饿贫困，上书说：“请命令太官、尚方、考工、上林等各官署，核实裁撤无用之物；太傅、太尉、司徒、司空、车骑将军等五府，调整削减中央官吏及在京城营造建筑的工匠。另外，受灾各郡的百姓凋零残破，恐怕官府的赈济无法拯救他们，尽管有赈济之名，但最终收不到赈济之实。建议按照汉武帝征和元年的先例，派遣使者持符节前往灾区进行慰问，把特别贫困的灾民迁徙安置到荆州、扬州所属的丰产郡。目前尽管西方有战事，也应先解救东方的急难。”邓太后采纳了樊准的建议，把国家所有的公田全部交给贫民使用，并随即提升樊准，将他和议郎吕仓一起任命为代理光禄大夫。二月乙丑（二十九日），派遣樊准为使者前去冀州，派遣吕仓为使者前去兖州，对灾民进行赈济，流亡的百姓全都得以复苏。

夏季，发生旱灾。五月丙寅（初一），邓太后亲临洛阳地方官府及若卢监狱，审查囚犯的罪状。有个洛阳的囚犯，事实上并没有杀过人，却被屈打成招，自认有罪。他非常瘦弱，身有伤残，被人抬上来进见，却由于害怕官吏而不敢开口。将要离去的时候，他抬起头来，像要为自己申诉。邓太后看到后，有所察觉，就马上把他叫回来询问情况，查清了全部冤屈事实。于是马上将洛阳令逮捕入狱，抵偿罪过。太后起驾，还没有回到皇宫，一场丰沛的及时雨便从天而降。

六月，京城及四十个郡和封国出现水灾、风灾和雹灾。

秋季，七月，金星进入北斗星座。

闰七月，广川王刘常保去世。因无子嗣，

薨，无子，国除。

癸未，蜀郡徼外羌举土内属。

冬，邓鹭使任尚及从事中郎河内司马钧率诸郡兵与滇零等数万人战于平襄，尚军大败，死者八千余人，羌众遂大盛，朝廷不能制。湟中诸县，粟石万钱，百姓死亡不可胜数，而转运难剧。故左校令河南庞参先坐法输作若卢，使其子俊上书曰：“方今西州流民扰动，而徼发不绝，水潦不沐，地力不复，重之以大军，疲之以远戍，农功消于转运，资财竭于徼发，田畴不得垦辟，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穷，无望来秋，百姓力屈，不复堪命。臣愚以为万里运粮，远就羌戎，不若总兵养众，以待其疲。车骑将军鹭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凉州士民转居三辅，休徭役以助其时，止烦赋以益其财，令男得耕种，女得织紵，然后畜精锐，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则边民之仇报，奔北之耻雪矣。”书奏，会樊准上疏荐参，太后即擢参于徙中，召拜谒者，使西督三辅诸军屯。十一月，辛酉，诏邓鹭还师，留任尚屯汉阳为诸军节度。遣使迎拜鹭为大将军。既至，使大鸿胪亲迎，中常侍邓

封国撤除。

癸未，蜀郡边境外的羌人以全部土地归属汉朝。

冬季，邓鹭命令任尚及从事中郎、河内人司马钧率领各郡郡兵，在平襄同滇零率领的数万羌军会战。任尚军大败，八千余人战死。羌军为此声势大振，实力强大，朝廷无法控制。湟中地区各县的谷价，每石达一万钱，死亡的百姓多得难以统计，但粮食运输十分艰难。原左校令河南人庞参由于先前被控犯法而在若卢监狱作苦工，让他的儿子庞俊上书说：“目前，西部地区的流民动荡不宁，然而徭役征发仍然不停，水灾无止休，地力无法恢复，又加上大军出动，因戍守远方而人民疲劳。农业劳动力被消耗于运输，百姓资财因为征发而枯竭。田地无法开垦，庄稼无法收割，人们急得击掌而一筹莫展。就算到了明年秋天，也不再有指望，百姓的力量已经用尽，不能再承受负担。我认为，从万里之外运粮到遥远的羌人地区，还不如集合部队，休养生息，等待敌人衰败。车骑将军邓鹭应当暂且整军回师，留下征西校尉任尚，让他负责将凉州的士人和平民迁居到三辅地区。停止征发徭役，让百姓不误农时；免除繁重的赋税，用来增加百姓的资财。让男子能够耕种田地，女子能够从事纺织。以后养精蓄锐，乘着敌人懈怠的机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那么就可以为边疆人民报仇，为往昔的失败雪耻了。”奏书呈上，正好樊准正上书保荐庞参，邓太后便召见庞参，将他由刑徒提拜为谒者，命令他西上三辅，监督驻扎在该地区的各部队。十一月辛酉（二十九日），邓太后下旨，命邓鹭回师，留下任尚驻扎汉阳，负责各军的调度。邓太后派使者

劳，王、主以下候望于道，宠灵显赫，光震都鄙。

滇零自称天子，于北地招集武都参狼、上郡、西河诸杂种羌断陇道，寇钞三辅，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梁懂受诏当屯金城，闻羌寇三辅，即引兵赴击，转战武功、美阳间，连破走之，羌稍退散。

十二月，广汉塞外参狼羌降。

是岁，郡国十二地震。

三年 春，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赦天下。

遣骑都尉任仁督诸郡屯兵救三辅。仁战数不利，当煎、勒姐羌攻没破羌县，钟羌攻没临洮县，执陇西南部都尉。

三月，京师大饥，民相食。壬辰，公卿诣阙谢；诏“务思变复，以助不逮。”

壬寅，司徒鲁恭罢。恭再在公位，选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数十人，而门下耆旧或不蒙荐举，至有怨望者。恭闻之，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诸生不有乡举者乎！”终无所言，亦不借之议论。学者受业，必穷核问难，道成，然

迎接邓骘，把他任命为大将军。邓骘到达洛阳以后，邓太后又派大鸿胪亲自出迎，中常侍前往郊外慰劳。亲王、公主以下的群臣则在路旁等候。邓骘所得的恩宠和荣耀异常显赫，声势震动京城内外。

羌人首领滇零在北地自称天子，招集武都的参狼部落，还有散布在上郡、西河的杂种羌人，切断陇道，进攻抢掠三辅地区，并南下进入益州，杀死汉中太守董炳。梁懂接受诏命，本当驻守金城，然而听说羌军进攻三辅，就立即率兵赶来迎敌。他转战于武功、美阳地区，接连将敌军打败赶跑。羌人略向后撤，有所离散。

十二月，广汉郡边塞外的羌人参狼部落归降。

本年，有十二个郡和封国发生地震。

三年 春季，正月庚子，安帝举行成年加冠礼。大赦天下。

派遣骑都尉任仁率领各郡驻军救援三辅。任仁屡战屡败。羌人当煎、勒姐部落攻陷破羌县，钟羌部落则攻陷临洮县，俘虏了陇西南部都尉。

三月，京城洛阳发生饥荒，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壬辰，三公九卿前往宫门请罪。诏书回答：“大家要一心改过向善，来助我完成力所能及的重任。”

三月壬寅，把司徒鲁恭罢免。鲁恭曾两次出任三公，让他遴选征召的成绩优秀的官吏，升任九卿和郡太守的有几十人。但那些长期跟随他的学生门徒，却往往得不到举荐，有人还产生了怨恨。鲁恭听到这个情况后，说：“学问讲解得不明白，才是我所操心的事。诸位儒生不是可以由故乡郡县来举荐吗！”他最终不肯开口举荐，也不借此发表议